

文物是浩瀚歷史的見證者，它飽受千百年風霜洗禮，最終能風華再現後世眼前，全賴文物修復團隊的巧手匠心。本報將一連三輯透視文物回春背後鮮為人知的人與事。文物修復絕非整容手術，難就難在毫不著跡地撫平外在傷口，並同時要適度保留歲月痕跡，彰顯歷史價值。忠於原始，謝絕二次破壞，是修復師的堅持，為重塑文物的原汁原味，他們尋遍天涯採用古祖礦物、植物或動物顏料；棄用膠水，採用漿糊；甚至連修復工具都仿照古代最高標準復刻。雁過無痕，葉落無聲，修復師與文物來一場「安靜對話」，穿越歷史長河細說古今風雲變幻。
文：本報專題組

匠心重修舊好 周而復始推敲

回春與改頭換面僅一線之差，而修復師是微風是細雨，輕輕的來了，卻輕輕的走，拂過嬌嫩柔弱的文物後，賦予第二生命卻力求不留痕，不僅僅是對破損文物的修補，更是對歷史資訊的保存與延續。

在歷史長河中，不少文物經歷過天災戰火、風侵雨敗、蟲蝕蠹傷，以至歷代修復師正確與不正確的修葺，一件文物到現代修復師手上時，往往已變得面目全非，必須與文物來一場漫長的「對話」，找出其「前世今生」了解造成損壞的原因，才能正式開始修葺，故修復師需掌握的知識遠不止「修復」，還要精通物理、化學、文學、歷史、考古等，遇到一件破損的文物，不僅要修補它，還得查明歷史文獻，掌握它們背景，再採用最合適的材料修補。

每次修復都是浩大工程，修復師因應文物不同的質地，採用不同物料和技術，例如陶瓷斷裂面積較大，則可以採用現代膠水黏合，但因其多孔性質，以及不少表面含有顏料，修復時需要經考量選用特定的加固劑和膠黏劑，能避免影響外觀。

惟面對書畫，現代膠水牢固的優點卻成為缺點，因為會改變紙張的柔軟度，造成永久性損壞，故時至今日修復書畫，仍會採用由小麥粉、糯米粉等天然材料製成的漿糊，與傳統的宣

紙、絹布等產生較佳兼容性，乾燥後仍有一定韌性，能夠隨著紙張和布料的膨脹收縮而變形，亦有良好的透氣性可以減少滋生黴菌機會。

回歸傳統，忠於原始，修復師的執念除了表現在手藝上，連相關工具也堅持沿用最古舊設計，康文署文物修復辦事處總監（文物修復）謝建輝表示，「修復書畫時如使用現代工具或物料，有機會造成不可逆轉的損壞，故團隊採用最高標準『復刻』傳統工具，再結合現代方法改良，務求修復工作盡善盡美。」

以書畫裝裱使用的掃為例，謝建輝指出，傳統書畫修復的掃通常分為掃漿糊所用的棕掃，以及掃水所用的排掃，但團隊在掃方面更加細緻，塗漿糊和水有專用的掃，乾濕用途也有專門的掃，「相對於普通裝裱，珍貴的書畫修復需要更高的標準，因此我們找到一種來自日本的掃，毛質更加細膩順滑，能保護脆弱的紙張。」



■文物修復辦事處修復師檢查古代書法作品受損情況。
本報記者攝



■裝裱所用的掃有棕掃（大面積均勻塗抹漿糊）和排掃（掃水排除氣泡和鐵褶）之分。
康文署提供

文物修復基本原則

- 最小干預：避免過度處理，確保文物的歷史信息和藝術價值不受損害。例如銹跡，未必是這件器物本身生銹，有可能在其他物件上沾染，先用機器測試確定是否本身問題，若是本身問題就要採取措施防止進一步生銹，如果銹跡不影響展覽主題表達，或者除銹有可能傷害到器物本身，盡量不進行除銹工作。
- 因材施教：修復材料和技術需要對症下藥，例如陶瓷斷裂面積較大，可採用現代的膠水黏合，但因其多孔性質，以及不少表面含有顏料，修復時需要經考量選用特定的加固劑和膠黏劑，避免影響其外觀。金器的修復可能涉及變形處理、表面保護等多個因素，好時候它們出土時可能已變形、斷裂，若斷裂的金器橫截面極其細小，難以使用膠水連結固定，可從背面進行固定。
- 可以逆轉：尤其是書畫、紡織品等較嬌弱的文物，盡量採用原始方法，如使用漿糊黏合，兼容性強，並能減少滋生黴菌機會。修復師添加到文物上的東西，不可以混淆文物本身的完整性，盡量讓這些材料，它的性能、強度和文物本身是匹配的，同時確保修復材料是可逆轉的。因為即使最好、當下沒有問題，也難以確保日後會老化，或日後有更新、更好的物料，可以做到更好的修復，到時若果用新的修復物料，就能簡單用溶劑復原。
- 全程記錄：把修復方案記錄在案，日後這件文物如果出現新的狀況時，下一位修復師拿到記錄的時候，就能非常清晰知道這件文物，之前經歷什麼？曾用過什麼材料？



■謝建輝表示傳統裝裱工具不可被現代科技所替代。
本報記者攝



■文物修復師在漆枱上用排掃將紙張濕水刷平。
康文署提供

大紅漆枱傳統智慧 裝裱不刮紙

康文署文物修復辦事處約40年前成立書畫修復工作室，最大阻滯是物色修復傳統書畫專用的工作枱——紅色漆枱，製作漆枱的手藝在香港，乃至內地大部分工匠都失傳，修復辦事處尋遍天涯海角也無功而回，一度退而求其次，採用防火膠板結合木板製成防水工作枱。然而實際操作上，一再證明傳統智慧是現代文明無法取替，現代物料造成的工作枱令修復工作舉步維艱，直至5年前修復辦事處踏破鐵鞋，終在杭州找到一家生產商仍有工匠掌握紅色漆枱技術，才成功引入該枱，使修復工作更得心應手。

紅色漆枱是傳統書畫裝裱中不可或缺的工作枱，其平滑耐用的枱面令修復師可以輕鬆地在枱上移動書畫又不會刮傷紙張，塗滿特製紅漆的枱面，在濕水後能夠清晰地觀察書畫上的瑕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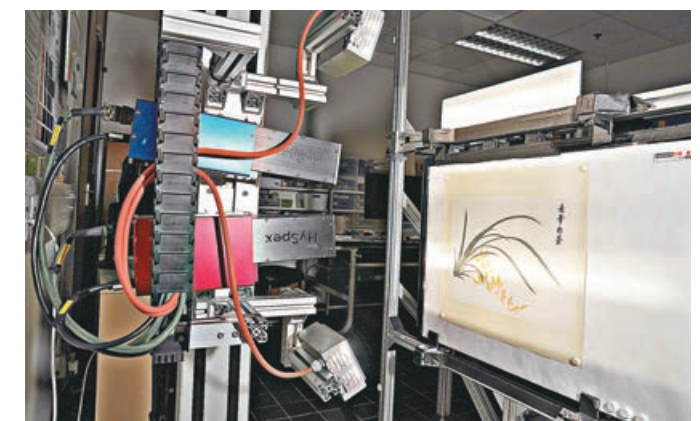
分乾燥後才能進行下一道工序，製作技術在香港乃至內地許多城市都失傳。謝建輝指出，堅持採用傳統工具並非為搞噱頭，而是傳統之所以歷久不衰，確實有其無可取替的原因，以該張紅色漆枱為例，文物修復辦事處開辦書畫修復工作室初期，一度改用防火膠板等物料造成的工作枱，但修復起來力不從心。防火膠板和木板的組合平整度始終不及漆枱，隨着時間的推移更會產生變形，甚至破損，「如此一來在書畫修復過程中，無論是掃漿糊、掃水都開始變得困難。」

更困難的是，防火膠板的表面雖然光滑，但紙張濕水後與表面產生的張力太大，令修復師難以揭開或移動畫作，「我們不得不遷就這張膠板的缺陷來進行日常修復工作，長此以往，不單令操作十分困難，更會影響修復師的手勢，雖不致損壞文物，但也不能盡善盡美。」

直至2019年香港藝術館開幕前，文物修復辦事處才物色到能製作漆枱的工場，謝建輝表示，這張漆枱不單十分昂貴，且得來不易，「書畫裝裱技藝在全國範圍內仍在傳承，但能生產出高標準專業漆枱的廠商屈指可數，我們透過與北京、南京和上海的同行不斷交流，才得知在杭州還有生產這種漆枱的廠商，終定製符合我們工作室尺寸要求的漆枱，前後歷時一年才運抵香港使用，現在修復書畫起來更暢順。」



■修復古代書畫同樣需要使用古代傳統顏料。
本報記者攝



■香港藝術館採用高光譜成像技術分析畫作顏料成分及識別隱藏細節。
康文署提供

高光譜成像技術 透視書畫辨原貌

隨着科技的進步，現代技術也開始在書畫修復中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為了能盡可能呈現書畫的原貌，香港藝術館也藉助現代科技幫助修復師「透視」書畫作品中肉眼無法觀察的部分。高光譜成像技術可以無損地分析書畫表面顏料成分，揭示出肉眼在普通光照下難以察覺的細節和隱藏資訊，然後對症下藥，採用合適的修復材料及工具。

並不能100%準確，「書畫常用的紅色顏料硃砂，顏色即使極其相近，但未必就是硃砂，需要用科技加以識別。又好比書畫中難以辨識的白色顏料，由於古代的白色顏料經歲月洗禮可能發黃、發黑，但倘若我們見到書畫上仍有很亮的白色，就要對其加以識別，看看是否在某個年代已經重新上色或修復，比如鈦白這種顏料就並非古代顏料，若在古畫上發現，我們就要考慮是否能在不損傷作品的情況下進行去除，然後重新用古代顏料修補。」



碼上睇